

我的母親

何志平

母親已期頹之年，可精神矍鑠、思維敏捷。

她是上世紀一個受着所謂「洋學堂」教育之下長大的現代女性，聰慧柔韌，喜讀書、善思考，瘦小卻又富於膽氣與認知。先以十一歲幼齡考進梅州女師附中，後在十七歲考入嶺南大學經濟系攻讀，時值一九四三年，抗日戰爭進入到第六個年頭，中國即將迎來擊敗日軍及爭取勝利的重要時刻。當時嶺大校本部因日本佔領香港，被迫於一九四二年初內遷至粵北曲江縣仙人廟（今廣東韶關市曲江區）。一九四四年底，日軍集中兵力向粵北推進，曲江失陷。母親只好返回老家梅縣，在從廣州轉粵東蕉嶺辦學的中山大學借讀。抗戰勝利後，母親繼續學業，在一次校聯誼活動中認識了父親，遂在一九四七年畢業後到香港中學任教。這一年，母親二十一歲。

她獨自一人，懷揣着對未來的美好憧憬，離別父母，也永遠離開了那個做女兒的家，遠嫁他鄉。母親歷經亂世，一名柔弱女子如何在戰亂中幾地長途跋涉、堅毅求學，始終是我和弟弟作為孩子百聽不厭的故事。年幼時從未認真揣測她彼時的心情以及意志力，只把這一段往事當成好聽又刺激的冒險紀錄。

也是從那時起，母親不但為人妻、為人媳、為人母、為人嫂，甚至為人師，同時嘗到了生活在一個複雜大家庭中的滋味。父親是長子，兄弟姐妹共十人，同祖父居住在一起。祖父的物業及財產在「三年零八個月」日治黑暗時代過後已全部流失，父親曾經的富家公子淪落為不得不全家棲身樓宇一層的舊唐樓及天台裏。母親在這個大家中，以「長嫂如母」的身份，任勞任怨，不僅需長年累月地操持家

務、照料公婆和小輩，還要每日早到校給學生上課。

她素來開朗樂觀，講求在自我世界裏獨善其身，在他人的世界中順其自然。雖然一天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卻能與所有人友好相處。叔叔們逐漸成家，然後也談不上什麼分家，只是到了我念小學時，我們長房搬去了一個用玻璃窗把露台封密改建而成的「騎樓房」。那天夜晚，我們一家四口圍坐在新家桌邊吃飯時，母親一直微笑着。即使我和弟弟還是小小幼童，仍能感覺到大人們的情緒中有份說不出的釋然與放鬆。

她在香港沒有娘家人，當年也不能回娘家，他們全部被隔絕在「河對岸」的梅縣（現梅州市），音信全無，生死不知。母親出生於書香門第，外祖父家三代均考取官費留學，是名副其實的博士世家。曾外祖父在滿清時期被派日本就讀大學，法學博士畢業後又派駐當地領事，曾任總領事並資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外祖父為家中長子，在北京方言學堂畢業後入海關工作；其弟學問淵博，參加清華庚子賠款獎學金官費留學考試後，赴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讀研究生及至博士。外祖父還有一位被譽為中國現代言情小說鼻祖的堂弟，其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創海派小說和市民小說之先河。

外祖母則是位通曉詩書、思想開明的晚清知識分子，開放豁達，樂天知命，竭盡全力培養兒女們讀書。舅舅亦在考入清華後參加官費獎學金考試，以優異成績前往倫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對於外祖家，我只知道上述一些狀況，完全不知外祖父和外祖母長得什麼模樣。至於其他更遠的族系與家史，更無從知曉了。

我一兩歲起便跟着母親上下班，一般她在

前邊做事，我多在旁邊看着，或在後面跟着。我的性格、習慣及思維模式，很多都源自母親。我之所以能三觀正直，也全是她言傳身教及感化。母親一生，看似平凡卻又偉大。父親生性急躁，數次創業均不慎失敗，家庭生計維持全賴於母親執鞭教書，但我從未看過她發脾氣的樣子。她總是腳步不停地往前衝着，一直奔波在路上，就如一棵大榕樹，不管風吹雨打，堅定守護着丈夫與兩個兒子。在所有的日子裏，她彷彿生活在無我的境界之中，圍繞家中一大兩小三個男人而忙碌。她是慈母兼嚴父，管束我們最嚴。做錯了事，先講清道理，然後責令檢討或行罰打屁股。可一旦我們突然放學晚歸或撒嬌想要什麼的時候，母親總是焦急等候，想盡一切辦法滿足我們的心願。一生如是。

我與弟弟慢慢長大，年少赴美留學獲取博士，人生各有所成。但母親自幼所賦予我們生命的深度、廣度及厚度，比一切哲學書籍都更周全。真正走過一個世紀的是她，真正走過那麼多長路、歷盡山河破碎、嘗遍百味才真正了解人生滋味，全然用最樸實的行動詮釋着愛與守望的人，也是她。她的開闊和眼界，讓我們受益一生。母親，母親，我親愛的母親，你或許並不知道在兒子們心中，你從

來都是源、是愛、是永恆，更是我們終生追尋的目標、信仰和精神支柱與自我超越。

從小至大，不管我們年紀幾何，任一的風吹草動，都會凝成疾風驟雨降臨母親的心靈。假如我們生病了，她總是暗中祈禱病痛離開，哪怕加倍兇殘地降臨自身而解脫她的孩子。也不論遠近，她的心總是追隨着、感應着、承受着並分擔着我們的喜怒哀樂。我們人在美國，她就時刻關注大洋彼岸的冷暖陰晴。乃至在一切平安順利時，她的心也是警惕地張望着，隨時準備一躍而起為孩子遮擋那陣風暴……縱然她早已白髮蒼蒼、步履蹣跚。

儘管現今流行母親節，明天就是母親節，其實可以說，母親天天都在過節。孩子會笑了、會走了、長大了、成家了、有孩子了……老了，無論你處於人生的何種階段，母親心裏所想都是孩子，這根本都是她的節日。謝謝您，母親，我愛你！



春日樹下，母愛是最溫柔的陪伴。 新華社

以當代視角再現陸文龍傳奇故事

深港合作粵劇《英雄抉》六月在港上演

《英雄抉》將於五月下旬及六月先後在深圳與香港上演。



由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與深圳市粵劇團合作的新觀粵劇《英雄抉》，將於五月下旬及六月先後在深圳與香港上演。作品取材自陸文龍「宋將遺孤、金國養子」的身世，將傳統復仇故事轉向對「英雄」與「選擇」的追問，由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深圳市粵劇團團長彭慶華主演。藝術總監毛俊輝、聯合編劇江駿傑及康文署代表近日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採訪間，毛俊輝與江駿傑談到，陸文龍並非簡單的忠奸對立，而是在身份與情感之間尋找出路；而這部作品本身，也是在香港與深圳兩地團隊反覆磨合中，一步步建立起來。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項目的契機，源於《百花亭贈劍》早前在大灣區巡演後的反響。「深圳市粵劇團第一時間就問，可不可以一起做一個新作品。」毛俊輝坦言，起初自己對對方並不熟悉。後來在交流中，他接觸到深圳方面的創作團隊，並觀看對方參與製作的《詠春》演出。「看完後，覺得他們很有心去做新創作。」他說，正是這種持續嘗試新戲的能量，令合作逐漸成形。

「用今天的方法重看戲曲」

「其實我們最初想談的，是戰爭與和平。」毛俊輝回想，自己最早思考《英雄抉》時，並不想講一個「復仇」故事。陸文龍自幼被金兀朮收養，在金國長大，後來才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世。這個人物在傳統戲曲中，多半沿着「認祖歸宗、報父仇」的方向發展，但在毛俊輝眼中，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如果他十八年都在金國長大，被視為金兀朮的養子，這種影響一定很深。」他說，真正吸引自己的，正是人物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一邊是成長環境與情感，一邊是突然被揭開的身份真相。相比「報仇」本身，他更想寫的，是一個人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相信的英雄是什麼。

重新觀看傳統故事的方式，也成為《英雄抉》的起點。毛俊輝提到，最初在深圳與當地戲曲研究者交流時，大家已經希望從「新角度」切入陸文龍故事。「舊故事沒有問題，但今天的觀眾再看

人物，已經不會只是非黑即白。」他形容，這次合作其實也延續了自己近年一直思考的「新觀粵劇」方向：「新觀念、新手法、新觀眾」。「所謂『新觀』，不只是做新戲，而是用今天的方法重新看戲曲。」今次《英雄抉》中，相比單純重演忠奸分明的情節，毛俊輝更希望觀眾能先從人物的情感、矛盾與處境進入戲曲世界。

劇名亦經過多番討論。康文署總經理（文化交流及演藝）黃潔怡在訪問時透露，團隊曾考慮《戰爭與和平》《英雄的抉擇》等名字。毛俊輝笑言，後來有來自廣州的戲曲研究者向他們形容，這個故事有些像《哈姆雷特》式的「王子復仇記」，團隊才逐漸聚焦於「抉擇」本身，最終定名《英雄抉》，英文則定為「To Be or Not To Be」。

各取優勢彼此互補

後來，毛俊輝與聯合編劇江駿傑正式加入創作，劇本亦在排練中不斷修改。江駿傑形容，戲曲劇本與小說不同，「案頭寫完，到了排練場，又是另一個世界」。有些文字落到演員身上後，需要重新調整；有些原本想像中的情緒節奏，也會因演員的表演方式而改變。

兩人最後決定，以三個不同視角重新組織陸文龍的成長。第一幕從金兀朮眼中的陸文龍出發，第二幕聚焦他被養育者塑造成為「英雄」的過程，第三幕則轉向金鈴子的視角，重新觀看陸文龍。毛俊輝說，希望觀眾看到的，不只是一

個「知道真相之後復仇」的人，而是他在不同價值之間的猶疑與選擇。

第一次走進深圳市粵劇團排練場時，江駿傑形容，自己印象很深。「要樂師有樂師，要合唱有合唱。」完整的院團制度與香港很不一樣。相比之下，香港演員長期在不同製作之間流動，反而培養出較強的即場調整與實驗能力。「香港有的東西，深圳未必有；深圳擅長的，香港也未必有。」他笑言，兩地合作最有趣的地方，正在於彼此互補。深圳演員功底扎實，但較少接觸現代劇場訓練；香港團隊則更習慣從人物心理、舞台空間與節奏重新思考戲曲。

毛俊輝在排練時，尤其重視如何讓演員「活起來」。他提到，傳統戲曲有成熟程式，但人物不能只停留於固定模式。有時演員一開始未必習慣這種方式，會下意識尋找「應該怎麼做」的答案，但他更希望對方慢慢找到自己的節奏與情感。他亦提到，這次合作最困難、也最珍貴的，並不是「一起完成一部戲」，而是雙方如何在過程中學會理解彼此。「合作並不是因為形式上需要合作，而是要懂得欣賞對方。」在他看來，只有真正理解彼此擅長的東西，合作才會成立。



▲藝術總監毛俊輝（左二）、聯合編劇江駿傑（左一）及康文署代表接受訪問。 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

演出資訊

《英雄抉》深圳場
時間：5月23日及24日晚8時
地點：深圳大劇院大劇場

《英雄抉》香港場
時間：6月12日及13日晚8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角色呈現方式隨表演者調整

在排練過程中，演員陣容會出現臨時調整，其中一個配角的更換，反而成為劇組重新觀察人物與表演方式的契機。毛俊輝提到，這段經歷讓他再次確認一件事：角色從來不是固定模具，而是在演員身上逐步生成的。

「他（新成員）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我就要根據他，重新創造一個角色。」毛俊輝說，當表演者發生變化，角色的呈現方式也必須隨之調整。他強調，戲曲並非固定行當的套用，而是在演員的實際狀態中生成角色。他以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為例，提到其中歷史人物由不同族裔演員詮釋，打破觀眾對「人物對應單一外貌與身份」的既定想像。在他看來，這種做法與當下戲曲創作面對的問題一致——舞台上的人物不應被單一標準鎖死，而應允許不同身體與經驗進入其中，重新生成意義。「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非遺影中尋」6月放映兩部粵劇電影

【大公報訊】為配合「香港非遺月2026」，康文署香港電影資料館（資料館）的「非遺影中尋」節目將於6月13日（星期六）在資料館電影院免費放映兩部由陳寶珠主演並與粵劇相關，但風格截然不同的經典作品《孝女珠珠》（1966）與《樊梨花》（1968），讓觀眾細賞傳統粵劇藝術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

兩部電影在6月13日的放映時間如

下：《孝女珠珠》上午11時；《樊梨花》下午3時，下午6時30分。

在《孝女珠珠》，陳寶珠飾演的角色李淑珠為賺錢供母親治病冒充日本人表演雜耍，到後來結識由觀次伯和林家聲飾演的粵劇師徒，才踏實跟隨二人學習粵劇。電影中有不少描述李淑珠學習粵劇的寫實場面，觀次伯的演出亦展現出前輩伶人在授徒和演出時的嚴格執

著，讓觀眾得見傳統藝術的傳承過程。林家聲在電影裏演出《武松大鬧獅子樓》和《華容道》等戲中戲，唱做功架扎實，展現粵劇精髓的魅力。

另一部電影《樊梨花》由陳寶珠、沈芝華、羽佳、譚蘭卿主演。陳寶珠擔演傳奇女將樊梨花，在電影裏一時以黃梅調小曲流露對夫君的婉約深情，一時展現扎實武場功架，威武不讓鬚眉。沈

芝華反串飾演樊梨花義子薛應龍，演繹改邪歸正的少年俠士。有着深厚的北派武藝底子的羽佳於片中大顯身手，而譚蘭卿反串飾演的程咬金，以詼諧惹笑的演出為電影增添喜感。

三場放映均設映前談，由影評人藍天雲主講。

有關節目詳情，可瀏覽電影資料館網頁或致電2739 2139查詢。



▲《樊梨花》（1968）劇照。